詩疑辨證

六

也又曰舒業順叙也舒業順叙緒也是順義𣅽未嘗與

溢通而溢則與愼通而又有盈義鄭雖與毛異亦本爾

雅也孔疏申毛引舍人曰溢行之愼故言文王以此嘉

美之道戒愼我子孫而申鄭引孝經滿而不溢是溢爲

盈溢之言又云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

聚上下相成於義爲密是左袒鄭也後儒於溢字多從

鄭義而假字各自立說歐陽永叔以爲不以禮假人之

假李迂仲范逸齋從之言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

溢文王以有餘之德及於我也蘇頴濱以假爲大呂東萊張叔翹從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餘澤浸被於我也朱子初說云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於我我既受之矣是溢訓從鄭而假訓從蘇也及著集傳則據春秋傳何以恤我之文而謂何之爲假聲之轉恤之爲溢字之譌其說創自朱子但杜預注此爲逸詩而玩何以恤云者似望文王有以恤我之詞又似未知文王之所以恤我而自問之詞語意未圓而於上

下承接之間文氣亦未協且一句之中譌誤如此一部詩經何以據信本句賴有春秋傳可證耳其他不見春秋傳者將一無誤乎將以誤傳誤而姑聽之乎破字之病朱子嘗痛譏鄭氏矣似不若仍從初說之爲得也

維清篇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攷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清廟大武是詩篇則管象亦當是詩篇然曰歌清廟舞大武即今詩

作樂有聲有容二者不可偏廢文武二舞容也所奏之詞聲也武王既作象舞則已作象樂之詩故周公得用而奏之是已乃謂詩人覩其奏而爲此歌則此非象之樂章矣孔子删詩樂之見於風雅者如關雎鹿鳴皆樂也而皆存之何獨於頌中反舍樂章之正詩而取他人閒作之浮詞乎且武王既作象樂之後何以秘而不宣至成王周公時始奏之耶將武王祭文王時反不用樂耶抑别有他樂耶文王功德甚大太平之業亦甚難而

有漸其本不在擊刺夫人而能辨之矣孔氏又以記言升言下謂彼象非此篇下管象者謂武詩耳夫下管象已是武詩記何以又言舞大武乎故朱子不從而從之指為祭文王之詩就經釋經最為簡當後人以祭文王之詩已有清廟維天之命為疑近日安溪李氏詩所云清廟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畢而送神之詩分別三詩之所用確然不易然後朱子之說定當為正解但清廟不言營洛邑朝諸侯而朱子既從序

此詩雖不言象舞之事安知序說之必無據也孔氏左傳疏云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是堂下奏象舞而堂上即歌維清也其說為優張横渠從鄭以此舞為武舞而劉原父則以為文舞謂將舞象則歌維清將舞武則歌大武李迂仲從之據經言文王之典不言征伐之典足知其為文舞也故以禮之象即詩之維清較為直捷而下管云者觀書稱下管鼗鼓管固堂下之樂也意維清之詩一人唱而三人和其琵則朱絃而疏越使其聲濁而

遲不以亂人聲所謂堂上之樂以人聲為主故曰升歌清廟之詩雖亦歌於堂上而堂下則簫管並舉八音齊作人聲管聲相和故稱下管初不以父子之異而一升一下也孔氏之詩疏識不若左傳疏而詩貴人之善讀不容固執耳

烈文篇

釋經必有所據所據既確則不必復疑矣烈文之序以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詩於理亦可通但其意一似

諸侯而獨舉無大累者言之乎本句既稱無大累下文念茲戎功句語氣不接矣朱傳所引或說本王安石云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字義頗順

無競維人

按本句毛氏無傳毛於抑詩亦止云無競競也鄭箋曰莫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孔氏即用箋義申傳諸儒王李范呂黄俱從之獨歐公以為非詩人之本義而以為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為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

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爲法乎朱傳本其義朱備萬申之曰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傳之後世而人心不能忘甚爲暢達但思人能行道道具於人則謂人爲道固無不可而德亦人所同得人亦不可以不修德既可以道爲人亦可以德爲人言人而道與德統舉之矣詩人何爲獨以道屬之人而别德於人之外乎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人必合於仁而後謂之道若只言人未知其果合乎道否也如以天地之性人爲貴而謂人

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今攷杜氏謂周制禋祀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生及迎氣則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天子親在舞位則孔說可信矣孔又謂其祭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李君㢡云據詩序以為合祀天地無疑蘇東坡云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昊天有成命詩序乃合祀天地之明文也輩遂以此序為合祀天地之証乃鄭孔以天神有五帝不言地祇亦有五今此周人所祀感生之

釐此皆歸功天地之詞也今經文言天而不言地言天者止一句而於文武之所以成王業者至六句之多祀天地而歸功於祖考何以見天地之明況而今日必宜祭之乎生民尊后稷以配天也而曰上帝居歆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而曰維天其右之天帝固無二而后稷文王之外不聞復有人配之矣今祀天地而曰二后受之將武王亦配天乎申公說以此爲康王禘成王於明堂之詩此雖後人僞託而足與朱傳相發明也李氏謂此祔成王而稱二后

樂之大者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是也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鹿鳴文王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所謂三夏矣呂叔玉說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王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引呂說以時邁執競思文三詩配

周禮九夏之三章昭國語注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雖小異而大吉則同今觀三詩之詞合之三夏之所用有不可解者肆夏爲尸出入所奏之樂則如鳧鷖之美公尸者方稱而奏此巡狩告祭之章於義既無所取若夫奉牲以告如我將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庶或近之乃向牲而望其降福之多真覺無謂至於四方來賓歌載見可也奏后稷配天之詩更爲不類周公制禮決不任意取用龐雜至此也又鄭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樂崩而亡賈公彥謂以鍾鼓奏九夏者堂上歌之堂下

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也李迂仲謂二說皆通黄實夫謂鄭氏輕改經文字所不取不若毛說爲當呂記亦引用孔氏申毛之說蘇傳云堯遭洚水之患黎民阻飢后稷播百穀以食之然後民復粒食也朱傳云立粒通則從鄭朱氏素不喜鄭氏破字之例此蓋以尚書可據與然如字解義自可通孔疏有功於毛傳即有功於詩義矣蓋此烝民生之者天而養之者君也生之而無以爲養則其生將不殖無以自存立矣后稷教民稼穡五穀熟而民人育民

或作麰或作𪍿是牟與麰與𪍿字形雖異而以為
一麥則同也張揖廣雅始分為大小二麥朱傳從之劉瑾
又引本草證之小麥味甘大麥味鹹固為不同而漢桓帝
時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麥之分大小
也信矣今觀鄭氏劉氏許氏之說以牟為麥以來為自天
來歐陽既譏其誕妄李迂仲謂泰誓三篇乃武王之事此
貽我來牟乃后稷之事鄭以武王之事為后稷之言其說
不待辨而自破者是巳毛公班氏趙氏薛君之說以牟為

麥而來字尚虛懸朱子本廣雅不知廣雅復何據也故朱子於此篇分釋來牟而下篇云來牟麥也不全信廣雅之說耳歐陽謂孟子言麰又言麥明非一物爾雅釋草載詩所有之穀甚多獨無麥謂之來牟旁攷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耳來牟之義未詳闕其不知可也此固釋經慎重之心而羅願（據劉向說）馮復京（據韓詩說）俱以來牟為一物錢天錫謂麥為首種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禝特舉之其言亦有理觀臣工於暮春後言將受厥明其為麥也可無疑強分

大小羅云小麥例須下田大麥則不然詩所謂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者謂大麥也則不必爾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謂周公成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葢周家以農事開國故於廟中訓勅諸侯以祖德而其詩列於頌理固可通朱子改為戒農官之詩就經釋經焉爾攷周禮司儀職云諸侯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

唯上相入廟此詩戒勑卿大夫及車右似非廟中事故朱子不取然孔氏謂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幣之類巳豫爲彌縫之矣竊觀月令孟春天子耕籍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此詩言保介則爲耕籍之詩明矣鄭康成注禮箋詩皆以保介爲車右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孔氏謂耕籍勸農此人與之同車置田器於其間嘗見勸農故勑之范氏謂保介既衣甲持兵則卒伍之中選爲侍御者也古者兵出于農新畬固保介之所有事也馮氏又據周禮

丘之甸所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從君蒐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籍國語所謂庶人終畝者也此詩既不言田獵朱子又不以保介為耕籍之車右故後人多未明朱傳之甸徒何所指若朱傳之甸徒果係天官之甸徒蓋知此詩之為耕籍矣

噫嘻篇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疏曰月令大雩帝以祈穀實

是雩爲祈穀之明文雩以龍見爲之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連文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范氏謂此詩春夏皆歌之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也郝氏謂春秋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旦見於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夏同也諸儒之說大旨相同然

但後世帝王泥嚴父配天之說多尊崇其考以配帝豈康王先啟其端與抑冬至祭天仍以稷配季秋享帝仍以文配而東郊之祭乃以成配耶要之戒農官者使知農事之當重也祈穀者實為農而祈也月令左傳既有明文祈時必有樂章即以此詩當之於理初無害何必仇視序說乎

駿發爾私

毛傳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毛傳甚簡此獨自為申說明師傳有自也

孔氏曰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主意之讓下也蘇氏云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報上則先其公交相愛也是皆發明毛義而有合於詩旨者也朱傳曰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溝洫之制以十爲數井田之制以九爲數其法不相合井田以百畝爲公田乃以八百畝之在民者爲私田私者對公而言也溝洫之制一夫受田百畝大率什而賦一其田無君民之分亦無公私之目

既未嘗專屬之於公何爲盡歸之於私乎況都鄙之地可行井田者多鄉遂之地但行溝洫者少天子戒勑農官何獨重於鄉遂而間遺都鄙乎集傳後復引蘇氏之說則亦不盡廢古義矣

終三十里

毛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肅曰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孔疏曰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

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孔孔二家申明毛義葢統舉天下之大勢而言不拘拘於里數之配合最得詩旨鄭康成以三十里與萬耦人數地數適相符遂謂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舉其成數孔氏申之曰遂人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地官序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酇長中士里宰下士鄰長五家一人四縣為

上詩用於明堂蘇轍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則此詩用於羣祀孔疏曰經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成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闡揚鄭義善已永嘉鄭氏則譏之曰鄭以秋冬為烝嘗挾祖妣以為說耳載芟祈社稷之詩其詞與此同鄭何不以之為烝嘗也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不類然則報者亦報上帝也徐安道陳少南亦皆以王說為長范逸齋又疑之曰序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為報祭之樂章曹粹中曰秋冬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鬼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朱克升曰天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神亦不一隨處而得豐年之用則將隨處而受豐年之福推廣

其義於蘇說之外朱傳云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黃氏云田祖神農也郊特牲云先嗇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云司嗇也方社則甫田以社以方是也酌取其神於蘇說之中今攷經文但言烝畀祖妣而已並不言天地百神也並不言田祖先農方社也經文既不言而於何知之且報祭上帝則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未嘗行之於冬也況明堂之祀歌我將之詩矣不應又歌豐年也至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也故朱子終爲疑詞歟又攷集傳初本以爲穀始登而薦於宗廟

之樂歌輔氏濮氏胡氏劉氏皆以初本爲是攷此詩稌黍並言而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季秋之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稌即稻也是稌黍之薦於寢廟信矣然二穀未嘗同薦不知此詩之作將以薦黍乎薦稌乎抑薦黍薦稌皆歌此詩乎薦黍之時稌尚始播何以即言多乎又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若以此詩爲斯時所歌薦穀時黍亦初播而更不在冬也反覆思之

惟康成之說切合序義又不背經文似最為優左傳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正此詩之意也而所謂致力於神者豈宗廟之神獨不在內乎

應田

毛傳曰應小鞞田大鼓也鄭箋曰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氏申釋二家曰樂器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也　鄭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屬太

師職曰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是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為朄詳矣蘇傳從鄭朱傳從兩說而不言得失今攷周禮鄭衆注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引故曰朄朄讀為道引之引朄之為小鼓不始於康成也又儀禮有朔鼓而無朄周禮有朄而無朔鼓鄭氏以應朄朔為三鼓陳氏謂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朔鼓即朄鼓馮氏又謂商之楹鼓大射曰建鼓或周之朄鼓殷人曰朔鼓鄭說雖不同而訓朄為引則同也然朄非引而曰讀為引田非朄而曰當作朄展轉互証殊覺費力鄭

氏學博而好奇每強經以從已何如毛氏如字讀之爲
經直乎經傳雖無田鼓之名而見之於詩者即是矣

潛有多魚

毛傳曰潛槮也攷爾雅潛作涔釋器曰槮謂之涔李巡
注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涔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槮郭璞
注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
因以薄圍捕取之小爾雅又作㨉云魚之所息謂之㨉
㨉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唐陸

龜蒙魚具詩亦有槮斬木置水中枝條互相蔽寒魚遂家此自以為生計春水忽融治盡取無遺類所托成禍機臨川一凝睇是積柴捕魚之法相傳舊矣但其字作涔作橬而非潛也鶴鳴魚潛在淵正月潛雖伏矣毛氏皆不以為取魚之具忽於此立異解意毛時經文本作涔乎又攷陸氏釋文云韓詩曰涔魚池孔疏云涔潛古今字則但言魚池之中有魚孔多其說本通王安石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范處義曰魚善潛故求之深鄧潛谷曰猗其多潛其深也取以時用以禮於以祭受

福矣柴而涔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者之心也則與鶴鳴正月之潛同義更不煩破字而錢公永謂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之所辨亦有理今思漆沮會渭入河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寰宇記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等川至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雍州之巨浸也固難積柴以養魚而凡魚可積柴以養之經言有鮪鮪之生也有地來也有時更非涔之所養也陸璣曰河南鞏縣東北

崖上山腹有穴舊説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又月令季春薦鮪此序亦曰春獻鮪蓋甚重乎鮪也鮪非涔可養而為薦廟所重詩人不言取鮪之法反取不甚重之魚特表其取之之具乎蘇傳朱傳俱從毛竊所未喻呂記從王當已

雝篇

序曰雝禘大祖也鄭康成以大祖為文王孔云經曰假哉皇考又言

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大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是文王也王安石以為帝嚳范逸齋以為后稷夫禘之所為祭者嚳也其配則稷也鄭固失之矣王范之說與禘禮及序義合而經文所稱未必指嚳亦未嘗言稷也呂東萊曰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歌以告大祖也和合經序之意謂所禘者大祖所稱者文武也稱文武正所以禘大祖也立說最巧朱子初說曰祭法周人禘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本從序

祭祀之饌蘇氏曰其助者諸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其饌言得天下之驩心是以薦字屬天子言也朱傳曰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牡以助我之祭祀是以薦字屬諸侯言其說本於范逸齋（云歎其所薦之大牡以助天子之祀事此指執事之人言之也）而徹不同朱備萬以為此諸侯助祭之職錢天錫以為此助祭中之一事皆從朱也今攷祭器云大廟之禮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牲為君所親牽所以

鄭多音烏此詩王肅述毛仍讀烏音鄭則如字孔氏用
鄭音申毛實非毛旨若作烏音讀則朱子之說爲順也
又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頒於五官使共奉之司徒主牛
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此祭之
前期十日事也小宗伯省牲此祭之前日事也及行朝
踐之禮既灌迎牲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大司徒奉牛
首羊人割牲登其首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犬人共犬牲
馬與雞豕亦必有共之者牲當未殺之前既各有司及

奉牲以進又各有職則廣壯非天子自薦明矣況美天子者但言其穆穆耳而辟公則言其相意宗廟之中有事爲禜諸侯既來助祭或從王朝卿大夫之後而並薦或天子特命薦之皆未可知朱傳固不容深非而范說尤有據

皇考烈考

毛傳皇考無訓而訓烈考爲武王鄭箋以皇考爲文王而烈考但云光明之考不專斥何人王安石以皇考爲

王祭文王故曰皇考文王也烈考猶皇考也何元子云烈考與文母相對非文王無以當之詩中言孝子者武王自稱則皇考烈考爲一人矣徐聖期云皇考德至矣而崇其功故曰烈文母尊至矣而配其德故曰文發明朱傳之義當已盡

考者成德之名父祖雖可通稱此詩皇考下即曰孝子以子對考則父子之謂也烈考下即曰文母以母配考則父母之謂也皇者美其德烈者美其功皇考烈考俱指文王爲得

載見篇

序謂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也朱子初說諸侯始來見天
子受法度本從序義辨說云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
未必然集傳因改爲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而大旨
亦相同今攷序說原屬可通特孔氏泥明堂位周公負
扆踐祚七年歸政語遂多謬說云周公居攝七年而歸
政成王成王初即王位萬事更新諸侯於成王之世始
見武王廟夫七年之後成王初即王位則七年之前未
即王位耶成王未即王位將周公實即王位耶七年之

何待七年後耶又鄭於清廟篇云成洛邑居攝五年事
孔亦云周公成洛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在六年今觀
洛誥云伻來以圖及獻卜則洛之作也雖創於周公而
實禀命於成王然後定也又稱王拜手稽首令王即命
王若曰則成洛時成王之爲王久矣七年始朝成王將六
年之前朝周公耶名誥稱王稱周公名分凛然足知孔
說之妄爾朱子當亦惡孔而并及序歟若止從序說原
自可通此當與閔予小子一時之詩成王免喪諸侯來

朝即率以見於昭廟此則詩人述祭時事閔予小子乃成王自述之詞也

綏以多福二句

鄭箋曰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孔疏曰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此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及朱子初說曰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於諸侯之詞皆以多福屬之諸侯集傳云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蓋歸德于諸侯之詞改爲諸侯綏我以福攷鄭氏釋上文以孝以享二句

云以致孝子之情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孔氏云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之也則朱子之說實原於箋疏但箋疏以多祜為諸侯之愛成王思使成王之多祜此之多福是上之所以錫諸侯言君臣皆受其福其義分明朱傳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則多祜多福詞混而義複矣蘇傳呂記皆從箋疏然則多祜者天下諸侯來朝而來享即是時王之祜也多福者來朝而天子燕享錫予之即是諸侯之福也詩人無泛設之詞爾

合然後樂和而成則有六成之舞節即有六成之音節左傳楚子所言已得其三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孔疏曰武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朱傳曰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嚴緝曰酌與賚般一體亦當為大武篇中之一章王氏詩疑曰酌賚般之頌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内之樂章諸説相合要皆為疑詞今觀左傳論鹿鳴之三而及四牡皇華不以鹿鳴一篇之三章為三呂氏春秋

雅桑柔荓云不逮為證云拼荓音義同皆為使令也則
王說固可信矣

桃蟲

毛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曰鷦鳥翻飛
爲大鳥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毛鄭
皆本爾雅爲解以桃蟲爲鷦鄭又合鷦鴞題肩爲一辨
之者莫詳於孔陳二家今攷焦氏易林云桃蟲生鵰說
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一名襪雀輙化爲鵰桃

蟲為始小終大之鳥明矣當其末化則為桃雀為鷦為鵃為鷦鷯為鷦鷯為蒙鳩為桑飛為過鸁為巧女為巧婦為工雀為韈雀為韈匠為女匠為巧匠為巧雀是其為桃蟲時也及其既化則為鵰為鷚為鷹為題肩為鸇鴂為擊征為鵂鶹為征鳥是其為維鳥時也而張子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也黃才伯云鷦鷯生鵰恐一時之言如李白云權歸臣兮鼠變虎不必以丈害意如此說詩固無穿鑿之病然造物之奇何

所不有有可以常理測者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如月令鷹化為鳩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此何以稱焉而鷹可化為鳩鷂亦可化為鷹矣成王葢謂百尋之岸或潰於一穴之蟻千門之廈或燼於一燈之火天下之禍常起於不足慮之處而事之滋蔓不可圖者恒兆於萌蘖之初涓涓不壅將成江湖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堅氷之戒每在於履霜之際苞桑之繫尤謹於安强之日作小毖而以桃蟲為鑒意深哉

則同歌豐年可爾茲之耕籍但云勸農事不曰祭何神也既不言祭則嘉樂不野合將以此詩奏之田閒乎況社與稷功雖相資實爲二神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孔氏郊特牲疏云社爲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其北大社稷之壇在西在北固未有確據而社自有壇稷自有壇也明矣既

各有壇則當各於其壇祭之矣今此詩既歌於耕藉時又歌以祭社祭稷豈周公制作之際才華已竭爲此通套樂章聽後人圓機活法之徑耶又孔氏祭法疏云泰社在庫門之内右王社社所在書傳無聞崔氏云王社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備粢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此詩疏又云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爲泰社社稷矣其言互異因社稷共祭

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其職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國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此詩箋云藉田甸師所掌借民力為之故謂之藉田疏云借民力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是千畝之藉田藉此三百人之力而耕治之一人止耕三畝有零其力寬然有餘此三百人者必擇精壯強幹之徒而其名又皆有籍可稽正所謂庶人在官者爾今詩言主伯亞旅而及彊以婦媚士依顯繪民間之男女長幼齊力畢

作勤勞農事景象而於甸徒終畝之典不相類也反覆思之未有明証故李迂仲欲闕之以俟知者而朱傳亦云此詩未詳所用也乃朱傳以豐年爲報賽之詩此詩又云詞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不殊則亦以爲報而非祈矣祈則未然而祈之報則已然而報之玩經匪且有且二句是據已然言之也朱說爲優

良耜篇

序曰良耜報社稷也玩末節語氣其爲報祭之詩無疑

又王制稱天子社稷皆太牢郊特牲亦言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則序說可信矣或謂周禮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是祭社稷用黝牲而詩言騂牡則其色黃於禮不合攷孔疏謂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膂此雖未有確據而以意釋之頗有理明鄒嶧山肇又謂各用其方之色舉一以槩其餘此與朱傳釋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謂舉南北爲言之意合其說亦通但序言秋報

社稷而經言百室盈婦子寧已是孟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之時又爲七月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之候經序不相洽將以爲預言之耶預言之又是祈而非報矣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年於天宗大割牲於公社經言殺是犉牡正與是禮合其爲孟冬祭社之詩歟

絲衣篇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鄭箋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

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是已朱傳改爲祭而飲酒之詩錢天錫曰祭而飲酒是儀禮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在祭之前夕益於獻酬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能曲通朱義而後人終以祭而受福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湛露之在宗載考乃燕也非祭也不應列於頌今攷序說誠有據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何休曰禮繹繼

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楊士勛曰少牢饋食禮卿大夫當日賓尸禮小也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禮大也夏曰復復前日之禮也殷曰肜肜是不絶之意也周曰繹繹陳昨日禮也此皆繹之說也而孔疏引周禮禮記註最為詳明周禮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粢省鑊告時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也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之於門内為失明當在門外祊於東方為失明當在西方故注云

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云為祊於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所論甚確朱傳曰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仍用古說蓋雜記言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緇

與此緇衣正相當若爲正祭何不言卿大夫之服而獨
舉士乎

高子

序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蓋此詩爲繹祭而作所祭之
神不一則所繹之尸亦不一高子恐人不知此詩所繹
何尸故述所聞以示後世孔疏不明辨其爲何人而意
似即指孟子時之高子也李迂仲曰固哉高叟之爲詩
既失之於小弁又失之於緇衣是鑿以論緇衣之高子

靈星

前漢郊祀志云高祖令天下立靈星之祠嘗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後漢祭祀志云漢興八年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祭謂天田也漢高去周未遠其所建立當得古制又淮南子靈作零云零星之尸儼然淵默而吉祥受福風俗通云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玉海云周書作雒農星皆與食然則靈星果為農而祭歟但

絲也夫國家農桑並重識衣食之原也詩中言農祭者
多矣惟召南采蘩及此篇有言蠶祭者或亦說之可通
者歟但所引月令天子薦鞠衣於先帝則在季春周禮
内宰詔后率内外命婦治蠶於北郊又在仲春此時龍
尚未見何以預祭之乎仍從古說為當

酌篇

武詩序曰奏大武也此序曰告成大武也似武詩即大
武之樂章而酌乃大武初成告祭於廟別作此詩以歌

以鄙斯固天子之制也然諸侯亦不可闕一諸侯雖不得乘玉路而國之大事惟戎與祀即魯長勺升陘之戰其君皆親在行間即有戎車明矣閟宮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則有乘以祭祀之車矣魯以同姓勳親受封當自金路以下有象路戎路田路既有象路豈無駕象路之馬乎是惟善讀周禮者斯能善讀魯頌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每種二閑而五良之中玉路以駕種馬止供郊祀之用其數必少即有更

宮是魯之學宮本名頖宮也而明堂位稱魯人立四代之學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以頖宮爲周學似頖宮亦繫周天子之學名也王制又言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是頖宮之名諸侯與魯共之也乃禮言頖而詩言泮其字不同康成王制注曰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明堂位注曰頖半也以其半辟雍之制也李迂仲曰康成於王制言其義於泮水言其名且當以泮水爲正是已但因半水而

毛氏以首章之閟宮爲姜嫄廟而在周末章之新廟爲閔公廟而在魯鄭氏以閟宮新廟皆爲姜嫄廟而在魯孔氏謂詩人之作覩事興詞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首言閟宮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即新此閟宮首尾相應於理爲順孔蓋左袒鄭也今致魯人作頌固不當遠指在周之廟但孔氏申毛謂姜嫄廟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其說信矣公羊傳謂魯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魯已有六廟姜嫄廟之必

在魯實無明文可証況詩言姜嫄言后稷言大王言文
武后稷大王文武之廟魯未必有之何以知必有姜嫄
之廟乎呂記載呂與叔之説以閟宫為魯廟廟固在於
魯特不指定為姜嫄之廟爾朱子亦從之而謂為魯之
羣廟是已乃閟宫非姜嫄廟而閟宫之為廟也明甚唯
此詩為脩廟而作故開口便説閟宫而末復言新廟所
謂首尾相應也後人泥序謂通詩專頌僖公闢疆土修
制度復周公伯禽之舊而意不在閟宫新廟也夫僖之

為人既無文德亦無武功或覩先廟傾頹而畧加修飭
當爲事理之所有詩人因此一事而遂張大其詞僖公
未有之事皆詩人深願之事也不然者僖嘗伐邾矣而
魚門之恥終不能雪又嘗滅項矣事不由公而反止於
齊嘗從齊一伐楚而卿如楚乞師君受盟於楚矣甚至
晉使歸曹以濟西田而祀周公之許田且不保矣何言
復周公伯禽之宇乎君子是以貴論世也

大啟爾宇

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康成據之以釋詩朱傳云啟開宇居也不言魯境之小大而論語注云在魯地七百里之中仍用鄭說夫明堂位之文與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小異而大同與武成王制左傳孟子大異大司徒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曰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左傳子產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以司徒職方明堂位爲準則九州之地不足以容千八百國之諸侯

遂之吏與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禄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且王制言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夫各五人上士中士下士各九人而周禮軍將皆命卿三軍固三卿也師帥皆中大夫三軍有十五中大夫矣旅師皆下大夫三軍有七十五下大夫矣卒長皆上士三軍有三百七十五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三軍有一千五百中士矣而下士之數更多尚有二遂未算留守未算豈王制可信周禮獨不可

信耶王畿千里出萬乘諸侯大國百里是有百之一耳乃出千乘諸國之賦不十倍王畿耶況方七十里有方十里者四十九耳不及大國之半何能出二軍小國五十里有方十里者二十五耳適當大國四分之一何能出一軍耶此皆難解者陳用之葉石林方性夫汪環谷王昭明等合諸書而一之似有可通而終未明要之聖人之制必宜乎人情合乎土俗非膠柱求瑟者黄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意其初人聚而成羣羣

則易爭因擇有才德者爲之長而聽命焉相與食其土而世其孫聖人出而才德尤出諸長之上又奉之爲主而聽命焉而諸長即爲諸侯人民之衆寡土地之大小大畧因其舊而建之不大爲紛更也又山川相間不盡平原沃壤可以整齊區畫故禹貢九州雍冀大而兖青小令郡縣之設亦大小不等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故古人之言未可過執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夫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者皆約畧言之耳或

加於百里之外亦可曰百里或減於五百里之中亦可曰五百里惟以百里爲可食之地五百里則兼山林川澤附庸在内或以廣封言或以實封言實不甚相懸也而既可五百里即可七百里矣

大房

毛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孔疏曰周語云禘郊之禮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

半體可知又引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公升側載註云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以明俎載胖之事實為可據鄭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孔疏云明堂位註祀周公之禮云薦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呂記從毛朱傳合毛鄭為解今攷明堂位言俎之制云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註曰梡斷木為足而已嶡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椇為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

也是周俎之為房形而曰大房未始無本鄭氏精於禮學考校或不悞也

犧尊

犧尊之義有三周禮（春官司尊彝）獻尊先鄭謂（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後鄭謂刻為鳳羽婆娑然與此詩毛傳云犧尊有沙飾者（孔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相同固說之最先者而人鮮從之以讀犧為娑不若讀犧為羲之直捷耳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

上畫爲牛象之形聶崇義云尊腹畫牛蘇轍從之蘇云犧尊尊之以牛飾者也王肅以禮犧尊象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又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李迂仲云王肅說爲優馮嗣宗從之引宋蔡絛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畫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云夫古人制器尚象命名取義必有深意名尊曰犧必有類乎犧者阮氏之說與犧字之義合矣體製如此亦覺文雅但今去古已遠先民制度未可以意爲揣度也蔡絛謂尚方所貯犧尊全作牛形開背受酒其言與

王說合此葢得之目見不同耳聞當爲可據不得以其
製之異而疑之矣

三壽

朱傳曰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
等而爲三也所引或說呂東萊亦採入讀詩記而其說
近於鑿孔疏申鄭曰卿大夫謂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
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是鄭氏之說亦無明
文可證故朱子未之信也王安石曰壽考之三嚴粲曰卿爲公朋也願

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是謂乘馬之法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洫言之其實一也計一甸之內五百十二家而出車一乘率七家役一兵故孫子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亦得其遺意也包咸論語注則謂古者方里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此以周禮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為說十井八十家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尚餘五家未役也又上地家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即以中地爲率八十家中可任者當得二百人即令兵車輜車役百人尚餘百人未役也不知小司徒之職平時訓練之數也司馬之法臨時調發之數也平時訓練則欲其多多則家使知兵人能習戰雖至小之國勝兵數萬可指顧集也臨時調發則不妨於簡簡則國家擇其壯健者以爲用而得實效小民亦寬然於從役而力不疲聖人不得

已而用兵而軫恤元元之意未嘗不隱寓於其間也若八十家之人止藉八千畝之田以為生平時既供什一之賦有事則役其百人是四家而出五人也糗糧衣甲器械之費既使自備而兵車一乘馬四匹是二十家出一戰馬也輜車一乘牛十二頭是二十家出三牛也其制更酷於新法之保甲保馬矣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杜注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而魯使丘出之夫丘者十六井也計

以見其大耳又采芑篇其車三千說者亦謂言其盛而晉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楚薳啟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有五千乘矣又蘇秦說趙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里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里說魏襄王曰魏地方千里韓趙魏皆晉地也以方百里出千乘計之晉當有幾萬乘乎又楚子言今吾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四國在春秋時未必皆有三百一十六里之地古人之言不過舉其大數類如

此誠有不容太拘者

公徒三萬

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是以魯實有三軍也及荅臨碩問又言魯曽止二軍孔氏申其意謂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言之以春秋檢之春秋以軍賦重事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故知當時無三軍也又孔氏春秋疏

云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賦重多自減爲二軍耳國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季氏專權擅政故史特書之其反覆補綴可謂勞矣竊攷明堂位言魯用天子禮樂固難盡信但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伯禽受封爲東方之望詩言大啟爾宇其地必非不足於三軍矣又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三郊即三鄉三軍出於三鄉則魯有三軍之明證也春秋書作三軍者非增中軍而爲三

乃分國軍而爲三也舍中軍者非舍三軍而爲二乃析三軍而爲四也葢作三軍在襄公之十一年而成公三年鞌之役四卿並將即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而爲之道往來兩軍之間未嘗主兵而行父僑如嬰齊並將一軍會戰則魯實有三軍何待襄公之世而始作乎又昭公五年舍中軍矣而昭公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哀公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皆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則作三軍以前未

嘗無三軍舍中軍之後亦不止二軍也明矣唯舊之三軍魯之三軍也今之三軍三家之三軍矣故書作書舍以示譏爾且襄之二十七年宋之盟在作三軍之後季孫欲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其時魯之孱弱已甚猶能供役不甘為人後何僖公以前魯猶强盛反甘為人後也僖公以前未有霸主亦無難供之賦隱桓之世其兵四出莊之十年即齊桓之三年也長勺之戰力能勝齊成襄以

後晉主夏盟始聞重幣不知僖公以前何所畏而忽改三軍襄公之世何又不畏賦重而反作三軍耶以成公後之事釋僖公時之詩君子知其不論世矣外傳叔孫穆子雖有爲元侯之所以懟大國之語韋註爲元侯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也當以內傳爲正也又大國三鄉三遂實有六軍而止言三軍者不盡用之也武侯治蜀以蜀之強而選兵不過十二萬所用又不過八萬當留四萬以爲更代得古人之遺法矣此詩雖多夸大之詞若公徒三萬之語

以明殷鼓之制並非釋置字之義也意毛氏引之本作楹（明堂位本作楹）習毛者以楹植字形相近而傳寫誤耳抑或康成喜改經文而并改毛傳以證成已說亦未可知陸氏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字時職反誠有以窺毛鄭之微而知其不同矣陳長發反信孔而譏陸未解其義且古置植字同未聞楹植字同也況楹可為植殷人植鼓作頌曰植我鞉鼓將夏人足鼓其作頌也可云足我鞉鼓乎康成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因解鞉亦稱植之意

物也鄭氏謂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孔氏用鄭意申毛（引禮樂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以證樂之成在於鼓又引王制賜伯子男樂以鞉將之以證樂之成在於鞉）蓋鄭孔讀置爲植鼓則可植故分鞉鼓爲二而又即鼓以統夫鞉若鞉鼓是一物不可云植矣即鞉鼓有柄亦可植然與明堂位楹鼓之義不合爾今攷經之言鞉者但稱鞉或稱鼗如周禮小師掌教鼓（鄭注出音曰鼓）鼗瞽矇眂瞭俱掌播鼗周頌鞉磬柷圉王制以鞉將之是也樂記以鞉鼓椌楬壎箎六者爲德音之音則明分爲

祖考也其訓亦本爾雅釋詁釋詁云陟假格陟躋登陞也假與格俱訓陞鄭既以假作格朱傳亦非無據矣而以爲感格其義較順奏假中即有思其笑語等意故祖考格而綏之上下血脈貫通呂記載朱子初說已與今集傳同當爲不易

思成

思成之義毛氏無訓孔氏用王肅曰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之說中傳朱傳謂思成未詳鄭氏曰乃安我

徒具文已也祖孫一氣而積誠相感如將見之祭義所
云真得乎仁人孝子之心而爲思成二字鐵板注脚夫
思之而既成孝子之心安矣而祖考之心亦安矣其所
以致祖考之來格者孝子之誠也其在孝子之心以祖
考之來格而安則祖考來格正所以綏夫孝子也故曰
綏我思成也但呂記朱傳引用鄭箋俱云安我以所思
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用以字易心字而成之下加
一人字朱傳更謂鄭注有脫誤今正之後儒謂箋語自

爾又太戊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號爲中宗
其廟不毀宜有祀中宗之樂然玩此詩節奏與那相類
首皆言烈祖末復言湯孫何以知此篇之烈祖湯孫
必與那篇不同乎朱子就詩論詩實無穿鑿之病又周
頌清廟以下三詩皆祀文王而李氏詩所以清廟爲初
獻維天之命爲受嘏維清爲送神分别三詩之所用實
爲近理其用不同故爲詩不一商頌那詩亦當爲初獻
此詩爲受嘏尚少送神一篇特以世遠而缺耳誠不得

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說命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則商家以成湯為烈祖明矣又鄭孔以烈祖為成湯而及爾之爾乃指中宗歐則指當時主祭之王呂東萊申明歐義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葢未艾也說更為優朱子從之

鬷假

左傳引詩作鬷假中庸引詩作奏假毛氏從左傳故訓鬷為總假為大謂總集大衆指助祭諸侯及王朝羣臣

乎鄭又云高宗之孫子有武功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
勝服是分武王二字為兩義不指人言王肅述毛王字
如字讀曾南豐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爾再言武丁孫
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呂記
從之則與長發武王秉斾之義同與本詩稱武湯及書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相合但方言武丁之孫子下又追
美成湯兩句文義不貫胡雙湖又以武王為武丁亦未
的確朱傳曰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不勝是以

爲均申鄭云古文云員字同故轉爲云謂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也王安石以爲與聊樂我員之員同蓋從鄭也但經文是員而非云何得改員而爲云乎逸齋訓爲周正與孔疏周匝之義同即員爲周似較直捷王肅述毛以河爲河水孔用王意申毛曰當謂政教大行如河之潤物是譬喻之詞也鄭又轉河爲何是設問之詞下句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詞强經從我斷不可從逸齋謂商都帶河而引盤庚惟涉河以民遷爲證亦屬有據但謂詩人言四海諸侯

來至京師如河水之周景山則亦以為取喻與孔疏小
異而大同耳不若輔氏謂諸侯來至見商之所都所謂
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盛而居之安也觀左傳稱
表裏山河必無害而蘇氏謂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
黄河之奔流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者即此詩之意也則
以為景山四周皆大河河山鞏固而人心歸附當為正
解

長發篇

序曰長發大禘也鄭箋曰禘郊祭天也孔疏曰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則非圜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及太祖而已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之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經歷陳前世有功之祖又非五年殷禘也故知此大禘唯郊祭天耳竊意祭天爲郊祭宗廟爲禘二禮自分鄭氏混禘於郊王肅辨之王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良是且雖爲禘太祖長發爲大禘二詩皆言

禘何雖之言禘為祭宗廟長發之言禘乃為郊天之祭
耶朱子則以為祫祭之詩後儒從之者固衆非之者亦
不少今欲定此詩之為禘為祫當先辨禘祫之所以異
夫謂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
合食於大廟者孔安國也漢元帝時韋玄成議哀帝時
劉歆議皆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並祭羣廟光武時詔問
張純禘祫之禮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大
祫者何合祭也而禘之為禘諦提昭穆尊卑之義也鄭

祫為合祭羣廟之明文也若夫禘祭之禮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但言以其祖配則不兼羣廟之主矣故宋神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而宰相蔡確等以為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夫禘祭既不兼羣廟而經言相土言成湯實合祭羣廟之詞而長發其祥則自太祖以下言之耳故朱子疑為祫祭之詩又何休公羊傳注云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蘇轍李櫄皆信之然考周禮司勳六功之官皆大

云受者乃受之於諸侯因下文言下國而知之也朱傳謂小球大球之義未詳而並存二説蓋亦以其理之俱可通歟然古説自有授受也

綴旒

毛傳曰綴表旒章也意謂湯既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之表準章程也鄭箋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謂湯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孔疏申毛謂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及旌旗皆有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

容遠非也范處義曰說者以綴旒為旗之垂者則以為斿也既取附上為義不若謂如王旒之垂前後皆綴于冕也據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為說亦通

小共大共

共字有四義毛傳曰共法也王肅述之曰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此共字當讀為恭前漢王褒傳共惟春秋法四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顏師古曰共讀曰恭是也鄭箋曰共執也小共

其張設是也蘇轍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此共字又讀
爲珙襄公二十年左傳曰竊其珙璧說文曰珙玉名是
也總之四家之說俱爲破字毛氏由恭而轉爲法其義
似迂故朱傳存鄭王蘇三說而獨不取之也鄭說從之
者亦鮮葢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語句雖同既分兩章必
另是一物且如孔氏申鄭之說當云即所執搢小球大
球不當云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蘇說惟李迂仲從之
上章之球爲玉故亦以此章之共爲玉也范逸齋呂東

祜篤摯仍肶坪笁腹而已並無庬字孔殆誤歟又攷左傳杜注云敦厚也庬大也以敦爲厚不以庬爲厚也又閔二年左傳杜注以衣之庬服爲雜色庬凉謂凉薄則庬正與厚相反耳竊末明其義鄭康成讀駿爲俊孔氏申之謂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是以駿庬爲湯之德行也夫欲頌湯之德行則駿字本訓大何不以爲大度厚德之君而必别易經文乎呂記引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庬字亦加馬旁而後儒多從之朱傳曰